

從文化地景探孟浩然〈耶溪泛舟〉之書寫筆法

姜龍翔*

（收稿日期：106年3月26日；接受刊登日期：106年6月15日）

提要

此文主旨在探討孟浩然在〈耶溪泛舟〉所表現對人物及景點之書寫筆法及該詩所欲傳達之意旨。由於〈耶溪泛舟〉寫於孟浩然遊歷吳越之時，此文便以該時期詩作為主要考察範圍，並旁及唐人相關詠嘆若耶溪詩歌，透過歸納分析方法，整理孟浩然遊歷吳越時的心境，作為討論此詩寫作心境之依據。此文並採用文化地理學觀點，根據若耶溪旁的名勝遺跡，推測詩句中提到釣翁、浣女乃孟浩然憑弔葛仙翁釣石及西施浣紗石時，故意轉化歷史人物虛擬為溪畔人物以入詩的書寫筆法。此文最後得出〈耶溪泛舟〉具兩種不同情調之結果，前半部展現孟浩然悠閒自適的泛舟之樂；後半部對旅遊景物所代表的歷史文化進行詠懷，傳達時空對立下的傷悼之意。透過此文的考察，有助於啟示學者如何透過真實景點分析古代文人之旅遊書寫。

關鍵詞：耶溪泛舟、孟浩然、若耶溪、遊歷詩、吳越文化

*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孟浩然（689-740）〈耶溪泛舟〉一詩乃其遊歷吳越時之創作，閱讀者多以為此詩表達孟浩然沈浸在泛舟的樂趣中，並展現出他對自然生活之嚮往。全詩共八句，其文如下：

落景餘清輝，輕橈弄溪渚。泓澄愛水物，臨泛何容與。
白首垂釣翁，新粧浣紗女。相看未相識，脉脉不得語。¹

詩中所描繪之情境為：黃昏時刻，餘霞映照，孟浩然輕搖櫓槳，擊水泛行，靜觀水中游魚嬉戲追逐而甚感愜意自得。隨著溪旁兩岸出現蓑衣箬笠的垂釣老翁和淡雅整潔的浣紗少女，讓孟浩然感受到一種莫名的熟悉感，但終因一水之隔，只能默然相視而無法與之訴語，頗有遺憾之感。乍讀此詩，可感受一片和樂閒適之意，但前後格調似有不同，也引發對此詩理解上的疑義。明人李夢陽（1473-1530）便云：「白首垂釣翁以下終是兩截，格亦不同。」²李氏認為詩歌前後部分存在書寫技法方面的差異，所謂終是兩截，蓋已體認到此詩自「白首垂釣翁」起，表現出另外一番有別於前半部的格調。從李夢陽的觀點推敲，〈耶溪泛舟〉前四句主要是寫景，後四句則轉涉人事，這兩種感受並不相同。今人蕭繼宗說：

此首前半寫泛舟，後半寫泛舟所見，章法甚明。……此時浪跡南東，及時游衍，自不無鄉國之思。後半由浣女釣翁，興懷故土，雖未明言，而意在辭外。³

蕭氏認為此詩前四句寫泛舟，後四句則興起懷念故土之情。不過，遊歷詩除對山水景物以及人文背景往往有所著墨外，旅遊在外而興起的懷鄉之情亦多是其表現重點。但此詩後半以溪畔所見釣翁、浣女入詩，若謂由此帶出懷鄉之情，必須深入分析這兩種人物形象究竟存有何種文化意碼或象徵內涵，可引發孟浩然思鄉之情？否則終究只是推測之辭，亦使詩意顯得含糊，然蕭氏只能說意在辭外，也道不出個所以然來。葉競耕則說：

¹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頁11。此詩各家版本文字略有不同，據游信利校刊「泓澄」有作「澄明」者，「相看」有作「看看」者，「未相識」則有作「似相識」者。

² 唐·孟浩然撰，宋·劉辰翁評，明·李夢陽參：《孟浩然詩集》（明末吳興凌濛初朱墨套印本，明末），卷上，頁1下。

³ 蕭繼宗：《孟浩然詩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頁11。

從六朝以來的宮體詩中對於女性的態度，就是一味的追尋聲色肉欲的強烈刺激，淹蓋了詩的純正趣味。孟浩然算是把這一點污濁廓清了……在〈耶溪泛舟〉中，試聽詩人低吟：「白首垂釣翁，新妝浣紗女。相看似相識，脈脈不得語。」更是何等樣美麗的圖畫。詩人心目中的女性只是自然景物中的點綴，不沾一點污濁的念頭。這種趣味是新的。也最足以出孟浩然詩「清」的特色。⁴

葉氏從詩歌史對女性書寫的角度而論，指出孟浩然藉〈耶溪泛舟〉昇華女性形象，創造清新特色，改變過往以肉欲聲色污濁女性的宮體詩風。然而這樣的說法限於片面，忽略作為與浣紗女並列的垂釣翁所應占有的地位。袁行霈所主編之《中國文學史》則云：「老翁少女相對視，落落大方，情純意潔，脫盡凡俗之氣。」⁵袁氏認為詩中釣翁與浣女純潔眼光無間意相對視，但感情純潔，大方自然，不帶邪思，以此烘托自然純樸、恬靜安謐的生活。湯華泉亦說：

「白首垂釣翁，新妝浣紗女」這裡寫所見，見到的是「垂釣翁」、「浣紗女」，他們各事其事，顯得那麼恬靜，與這裡的整體氣氛很是協調，那「白首」、那「新妝」，在綠水的襯托下，形象又那麼鮮明，那麼引人注目。⁶

湯氏所論亦在刻畫出孟浩然藉描寫純真山水人物以淨化心靈的作用。以漁翁及浣女這兩種角色來刻畫純樸自然之情是很和諧的選擇，但袁氏以為老翁與少女大方對視的說法，會帶來年齡、形象的差距，總令人有警扭違和之感；至於湯氏只關注釣翁、浣女的恬靜特質，卻會與詩歌最後結在脈脈不得語似帶有感慨意涵的氛圍不符。由此可見，對於此詩後半部浣女及釣翁所賦予之形象究竟有何意涵？仍未有明確共識。總之，此詩前後兩部情調不同，前半部悠閒之意相當明顯，問題則在於孟浩然藉由後半部釣翁、浣女的相視，究竟欲凸顯何種意趣？本文則考慮到孟浩然遊歷吳越時的心境，並從地理角度著手，考察若耶溪沿岸景點及其文化背景，以作為詮釋此詩的新切入點。

⁴ 葉競耕：〈孟浩然〉，收入張國風編：《清華學者論文學：〈新生報〉副刊《語言與文學》選粹》（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89。

⁵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上冊（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頁445。

⁶ 湯華泉：〈孟浩然耶溪泛舟〉，收入周嘯天主編：《唐詩鑒賞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頁204。

二、孟浩然寫作〈耶溪泛舟〉背景分析

孟浩然〈耶溪泛舟〉詩乃寫其泛遊若耶溪之作。劉辰翁（1232-1297）評此詩云：「諸詩皆極洗鍊而不枯瘁。又在蘇州前，清溪麗景，閒遠餘情，不欲犯一字，綺語自足。」⁷劉氏謂此詩作於蘇州，當是誤解地理位置所致。蕭繼宗便云：「耶溪在山陰，水入鑑湖，相傳為西子浣紗處，故第六句及之，而劉評謂在蘇州，不知何據？」⁸蕭繼宗的批評相當正確，若耶溪並不在蘇州，而是在今浙江省紹興市。那麼，此詩寫作時間，當於孟浩然遊歷吳越之時。

孟浩然雖為山水田園詩人，但面對該出仕或隱逸的選擇，內心始終存有相當程度的糾結拉扯。他早年有心求仕，在赴科舉不第之後，企圖藉獻詩干謁以求汲引，但屢屢不能得意。失望之餘，他曾經進行一段自洛陽至吳越的漫遊之旅，歷時約兩年。其〈自洛之越〉云：

遑遑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
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且樂杯中物，誰論世上名。⁹

為擺脫求仕的不順遂，孟浩然開始嚮往泛舟江湖，以詩酒自娛的生活。於是他自洛陽啟程，一路往吳越尋幽訪勝。旅遊，常是文人為增廣見聞、觸發靈感，調和心靈的活動。孔子周遊列國，雖以政治目的為主，但亦可視作一場旅遊；司馬遷更是遊盡大江南北，遍覽人情風俗，才得以為《史記》增色不少，其後如謝靈運、李白、柳宗元等，皆曾因旅遊而留下許多動人作品。因此，中國文人的旅遊活動實也是構成文學活動創思來源的重要成分之一。文人長期沈浸在書籍世界中，透過靜態書寫文字雖能令其跨越時空界限而認識遠距離外的事物，但也會造成記載與現實的分離，藉由旅遊活動親臨實境，則可以填補人文想像中的缺憾，藉以拉近主體與空間的錯位感，更能加深對文化的認同感。廖宜方便說：

在中國的土地上，充滿了過去歷代王朝的歷史遺跡。所有這些古蹟共同形成了一個華夏民族的歷史空間。這個空間由地理的遺跡與記載的傳統交織而成，古人經由閱讀和旅遊，往返於兩者之間，傳統士大夫對華夏族群的歷史意識、記憶與認同因此

⁷ 唐·孟浩然撰，宋·劉辰翁評，明·李夢陽參：《孟浩然詩集》，卷上，頁1下。

⁸ 蕭繼宗：《孟浩然詩說》，頁11。

⁹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207。

誕生。¹⁰

在這種思維下，孟浩然的吳越之行便不是一種純粹的消遣之旅，可能帶有深層的歷史文化的追尋意涵。另一方面，旅遊活動雖是文人自發地對人文及地理現象的探索，但另有一種情況，遊旅活動亦常發生於主體靈魂因傷感失落渴望撫慰，於是轉化為積極向外尋求平復的一種精神追尋。以孟浩然來說，他在遭受科舉失意之外，選擇踏上吳越，除了是精神的解放之外，也是一種欲打破生命之流單調平滑使其開啟不凡特色的實現，因此吳越之旅在科舉失利後進行，可算是孟浩然為求彌補生命價值的失落，進而昇華自我精神境界的解脫之旅。

關於孟浩然遊歷吳越的時間點，諸家所論不同。據蔡玲婉判斷，當在其四十歲遊京師之後，他說：

關於〈自洛之越〉中所提的吳越漫遊的時間，諸家考據莫衷一是。其中將它繫於十三年、四年滯居洛陽之後，「年四十遊京師」之前的有：陳鐵民〈關於孟浩然生平事跡的幾個問題〉、譚優學〈孟浩然行止考實〉等；將它繫於「年四十遊京師」之後的有：陳貽焮〈孟浩然事跡考辨〉、徐鵬《孟浩然詩集校注·前言》、和劉文剛《孟浩然年譜》，但是三者所繫時間和旅程不盡相同。就「自洛之越」的時間而言，我贊同於「遊京師」之後，浩然集中有〈奉先張明府休沐還鄉海亭宴集〉中說：「自君理畿甸，予亦經江淮。萬里書信斷，數年雲雨乖。歸來沐澣日，始得賞心諧。……何以發秋興，秋蟲鳴夜階。」考浩然集中出現的張明府當為張愿，據《唐會要》卷七〇《關內道·新升赤縣》：「奉先縣，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升，以奉陵寢，以張愿為縣令。」奉先是畿縣，是京兆府所管轄之縣，張愿開元十七年十一月為奉先令，依詩意觀之，張愿為奉先令時，浩然正經江淮，於遊越途中。可為吳越漫遊的時間於開元十七年提出一證。¹¹

關於孟浩然遊歷吳越的時間點，諸家研究說法皆不同。陳貽焮、徐鵬皆認為是在科舉失利後展開，雖有開元十七年或十八年出發之差異，但差異不大。而據蔡玲婉所言，既有《唐會要》為證，則開元十七年後遊歷吳越較為可信。依其說，遊歷吳越乃孟浩然四十歲入長安應試干謁失敗後所展開。開元十六年，孟浩然赴京應舉失利，滯留長安一年後，於開元

¹⁰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頁43。

¹¹ 蔡玲婉：《孟浩然及其詩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7年），頁55。

十七年冬季離開，翌年便由洛陽轉赴吳越，進行尋幽療癒之旅。又據劉文剛《孟浩然年譜》之編年，孟浩然則是在開元十九年春天遊若耶溪。¹²在這段漫遊中，孟浩然因挑戰仕途失敗而更顯落寞失意。早年求仕時，他頗具自信，故其仕隱心態較為幽雅，雖具隱逸之心，但也不乏求仕之意，兩者相輔相成，由其〈洗然弟竹亭〉一詩可看出，其文云：

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共有鶴鷄心。
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遠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¹³

這首詩便寫孟浩然兄弟之間雖不忘鴻鵠向上的志向，亦存有曠放達觀之意趣。對於這兩種心態的相互交融，陳新璋分析說：

孟浩然的詩歌，既表達了求仕的願望，也表達了隱居的情懷，兩者是緊緊交織在一起，構成了深切的仕隱情結。這個仕隱情結有孟浩然鮮明的個性特色。那就是當他處於隱居狀態的時候，他有兩種心態：一種是享受隱居的樂趣，把自己融入大自然之中，並在與志同道合的友朋的交往中得到安慰。一種是迫切地希望用世，於是盼望有人為他引薦，並有一再的干謁行動，希望因此達到任官的目的。而當他干謁無望、應舉無成的時候，當他親身感受求仕困窘的時候，他的隱居願望就顯得更為強烈。這種仕隱情懷陪伴著他一生。¹⁴

孟浩然雖摻雜欲仕欲隱，看似矛盾的情懷，但在未遭受到真正的挫折之前，這種情懷保持平衡。然而就在長安求仕失意後，這種隱逸待時的心態遭受嚴重打擊，為尋求精神出口，孟浩然欲藉由遊歷吳越以抒鬱悶，在自然風光中尋求心靈慰藉，以排遣其失意之苦悶。另一方面，他也由此萌生出尋仙訪道的想法。

會稽山地域歷來被道教視為洞天福地之一，有會稽山洞天及若耶溪福地之說，兩者實即指若耶河流域。孟浩然遊歷此處，亦注意到這些仙境傳說而心生嚮往，他曾探訪天台桐柏觀、剡縣石城寺、雲門寺、大禹寺等，藉由對緇衣羽客的拜訪，表現他對隱逸生活的推崇態度，這在他的詩歌作品中也多有反應，如〈舟中晚望〉云：「問我今何適，天臺訪石橋。」¹⁵天臺山是佛教天臺宗及道教南宗的發祥地，孟浩然遊歷此處，主要是為尋道友太

¹² 劉文剛：《孟浩然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頁55。

¹³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51。

¹⁴ 陳新璋：《孟浩然論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46。

¹⁵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165。

一子，〈尋天臺山作〉云：「吾友太一子，霞臥赤城。欲尋華頂去，不憚惡溪名。」¹⁶〈越中逢天臺太一子〉云：「仙穴逢羽人，停鱸向前拜。」¹⁷太一子或作太乙子，生平不詳，相傳是司馬承禎的師兄弟。孟浩然遊歷吳越時，有多首詩提到太一子，可見對他應頗為推崇景仰。又〈宿天臺桐柏觀〉亦云：「願言解纓紱，從此去煩惱。高步陵四壁，玄蹤得三老。紛吾遠游意，學此長生道。」¹⁸由此詩可知孟浩然之所以探尋道觀之原由，實暗藏著對人事紛擾的厭倦感，企望能得解脫煩惱之道。又〈遊雲門寺寄越府包戶曹徐起居〉云：「台嶺踐磴石，耶溪泝林湍。捨舟入香界，登閣憩旃檀。」¹⁹〈臘月八日於剡縣石城寺禮拜〉則說：「講席邀談柄，泉堂施洛衣。願承功德水，從此濯塵機。」²⁰除道教勝地外，孟浩然亦踏足佛寺，顯示出他欲藉宗教尋得心靈平靜的渴望。就在面對這些世外仙境的當下，孟浩然亦常生發歸隱之意，〈將適天臺留別臨安李主簿〉云：「羽人在丹丘，吾亦從此逝。」²¹丹丘即三國時道士葛玄（164-244）練丹處，他以葛玄為例，表明願隨得道之士隱遁而去的想法。又〈寄天臺道士〉云：「儻因松子去，長與世人辭。」²²也顯示他對道教式隱逸生活的憧憬。

山水景觀乃一自然現象，但它所呈現出來的除客體景物之外，亦往往被詩人墨客疊加上深層文化特質，構成所謂人文景觀，從而創造出更能觸動人心情懷的藝術價值。孟浩然在面對吳越山水景觀之際，也往往能注意到現象背後的文化意涵，如〈經七里灘〉云：「為多山水樂，頻作泛舟行。五岳追尚子，三湘弔屈平。……復聞嚴陵瀨，乃在此川路。……釣磯可平坐，苔磴滑難步。」²³孟浩然雖見眼前客觀美景，但主觀心中所觸發的卻是思古幽情。他經過湘水，憑弔屈原；攀遊五岳，想懷向長；釣磯則用東漢嚴光典故，可見處處美景皆能感發孟浩然的懷古之思。另外又如〈與杭州薛司戶登樟亭驛〉云：「山藏伯禹穴，城壓伍胥濤。」²⁴〈與崔二十一遊鏡湖寄包賀二公〉云：「將探夏禹穴，稍背越王城。」²⁵則將遊歷山水之目的轉化為關注上古夏禹的傳說以及春秋時吳越爭霸的歷史故事。從這些詩句來看，孟浩然遊歷吳越之時，一方面藉觀賞景物而詠懷歷史文化，一方面又與緇衣羽客交往，以求得心靈上的舒放。雖不可因此便謂其確有歸隱求道之意，但難免會心生嚮往，

¹⁶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168。

¹⁷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36。

¹⁸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5。

¹⁹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31。

²⁰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104。

²¹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45。

²²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203。

²³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42。

²⁴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167。

²⁵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111。

由此而衍生的便是對仕宦生活的輕視。因此，孟浩然此時的心態可說由於受到科舉失意的打擊，企圖透過出外訪遊而尋求精神上的慰藉，藉著對自然景物後歷史文化的詠懷，以寫下他弔古傷今之慨；另外，他亦有興趣於探索佛道隱逸生活的名勝遺跡，以撫平內心的困悶。從其詩歌中所歸納的這兩種特質，可說是孟浩然遊歷吳越時的主要情感。

三、〈耶溪泛舟〉涉及景點之地理文化探蹟

〈耶溪泛舟〉是一首遊歷詩，遊歷詩的創作特色必須建構在於實地景物之上，這正是唐人寫詩的特色之一。簡錦松曾云：

我從長期研究工作中發現，唐人寫詩，是很實在地建築於真實生活的基礎上，他們把真實生活，以詩的觀點選取出來，通過合理而普遍的組織結構，使之成為一首好詩。²⁶

據簡錦松的研究經驗來看，唐人普遍能以實地生活所觀所感為基準，透過組織安排，發而為詩。是故欲分析孟浩然〈耶溪泛舟〉一詩，就必須先對他所遊歷的地點若耶溪有所認識。

若耶溪，今名平水江，發源於浙江省紹興市若耶山，溪口在紹興城南稽山橋，全長23.5公里。若耶溪是吳越著名的旅遊勝地，歷來文人多有歌詠此溪之作，唐代詩人以若耶溪為題的詩作便有許多，如李白〈若耶溪女子〉、丘為〈泛若耶溪〉、崔顥〈入若耶溪〉、綦毋潛〈春泛若耶溪〉、〈若耶溪逢孔久〉、劉長卿〈上巳日越中與鮑侍郎泛舟耶溪〉、陳羽〈若耶溪逢陸澧〉、李紳〈若耶溪〉等，而其他以若耶溪入詩句者更是不勝其數，凡此皆可顯現若耶溪確實是唐人喜愛遊歷的夢幻之地，這當與若耶溪豐富的人文傳說有關。關於若耶溪的傳說甚多，除西子浣紗的故事外，另流傳有「禹得天書」²⁷、「歐冶鑄劍」²⁸、「勾

²⁶ 簡錦松：〈唐代時刻制度與張繼〈楓橋夜泊〉現地研究〉，《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50。

²⁷ 《尚書·洪範》載：「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偽孔傳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大化書局，1989年），卷12，頁3下。

²⁸ 《越絕書》載薛燭之語云：「當造此劍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見漢·吳平、袁康：《越絕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卷11，頁2上。

踐種葛」²⁹、「葛玄學道」³⁰等故事，時代涵蓋自夏代至三國，可見此地確實是名勝。清雍正年間所編《浙江通志》便載部分關於若耶溪的典故，包括有：

若耶溪，《明一統志》：「在府城南二十里，與鏡湖合。西施採蓮，歐冶鑄劍於此。」
《吳越春秋》：「若耶之溪，深而莫測。後漢劉寵為會稽太守，若耶父老，人齎百錢相送，因名劉寵溪。」《會稽縣志》：「唐徐季海常遊，嘆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里，吾豈遊若耶之溪，遂改為五雲溪。」³¹

若耶溪既匯聚如此自然美景與歷史文化，文人遊歷時自然會關注沿岸之自然景點，並想像其人文內涵，那麼，孟浩然在〈耶溪泛舟〉詩中是否涉及若耶溪畔之景緻及其文化意涵？本文則認為其可能涉及之處有下列二景：

（一）西施浣紗方石

若耶溪最有名的典故便是西施浣紗，因此〈耶溪泛舟〉所談到之浣紗女，歷來皆以為是暗用西施之典。元楊士宏《唐音》注云：「浣紗女，西施，越溪浣紗女也。」³²清陳廷敬編《御選唐詩》則引用《太平寰宇記》及《會稽縣志》傳說為注：「《寰宇記》：『會稽縣東有西施浣紗石。』《會稽縣志》：『若耶溪即西子採蓮、歐冶鑄劍之所。』」³³亦認為此指西施浣紗。《太平寰宇記》則說得更為清楚：

土城山會稽縣東六里有土城山，勾踐索美女以獻吳王，得諸暨羅山賣薪女西施、鄭旦，先令習禮于土城山，山邊有石，是西施浣紗石。³⁴

²⁹ 《越絕書》載：「勾踐種葛，使越女織治葛布，獻于夫差。」見漢·吳平、袁康：《越絕書》，卷 8，頁 7 上。

³⁰ 《抱朴子》云：「余從祖僊公（葛玄）又從元放（左慈）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經》一卷。」見晉·葛洪：《抱朴子內外篇》，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 1，頁 27 下。

³¹ 清·嵇曾筠、李衛等修：《浙江通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卷 15，頁 27 下。

³² 元·楊士弘編：《唐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2，頁 47 下。

³³ 清·陳廷敬編：《御選唐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4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5，頁 12 上。

³⁴ 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7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卷 96，頁 13 下。

西施雖是先秦時期著名美女，但是否確實參與越王勾踐復國行動，今人多抱持較審慎態度。³⁵但據這些傳聞來看，古人普遍相信西施曾於若耶溪中游的土城山旁浣紗，此處並有浣紗石遺跡留存。據傳說來看，西施不只於此處浣過紗。附近的土城山，又名西施山，其地有美人宮，相傳即越王教成西施之處。《吳越春秋》載：

越王謂大夫種曰：「孤聞吳王淫而好色，惑亂沈湎，不領政事。因此而謀，可乎？」種曰：「可破。夫吳王淫而好色，宰嚭佞以曳心，往獻美女，其必受之。惟王選擇美女二人而進之。」越王曰：「善。」乃使相者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³⁶

勾踐獻西施及鄭旦之事，乃文人耳熟能詳的典故，西施又為歷史上的著名美人，種種美麗的傳說，皆吸引著如孟浩然這般文人前往尋訪。這塊浣紗石，至今仍留有動人傳說。³⁷尤其西施浣紗及浣紗石的故事，在唐人詩中便多有表現，如宋之問〈浣紗篇贈陸上人〉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³⁸王維〈西施詠〉云：「朝仍越溪女，暮作吳宮妃。……當時浣紗伴，莫得同車歸。」³⁹李白〈祝八之江東賦得浣紗石〉云：「西施越溪女，明豔光雲海。未入吳王宮殿時，浣紗古石今猶在。」⁴⁰樓穎〈西施石〉云：「西施昔日浣紗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不復返，岸旁桃李為誰春。」⁴¹王軒

³⁵ 西施參與勾踐復國計畫主見於東漢吳平《吳越春秋》及趙曄《越絕書》中，今人多視其為東漢後所產生之傳說故事。惟孫爽《孟子疏》載：「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大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是西施也。」見漢·趙岐注，宋·孫爽疏：《孟子注疏》，收入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大化書局，1989年），卷8下，頁3下。若孫爽所引確有其事，代表司馬遷亦記錄此事，然今本《史記》中未見孫爽所引內容，且朱熹認為孫爽疏為偽書，內容淺陋，多收後世傳說，冒稱出於《史記》，故今人多以為此乃後世好事者附會，仍不足作為西施參與吳越鬥爭之證據。

³⁶ 漢·趙煜：《吳越春秋》，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5，頁15上-15下。

³⁷ 據諸暨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所製作「西施的傳說」網站，記載浣紗石具有神奇之事：「諸暨城南苧蘿山下，臨江瀕水有一方石。絕代佳人西施，與這塊方石有不解之緣。據說，只要西施去浣紗，方石就會自動沉浮，水淺則沉，水漲則浮，使她浣起紗來，舒服省力，恰到好處。站在方石上浣過的紗，潔白光亮，柔軟舒展，聽說還有異香呢。」見朱秋楓：「西施的傳說」網站，網址：http://218.108.238.136:82/gate/big5/whzt.zjcnt.com/201008_xishi/g4.html，瀏覽日期：105年3月18日。

³⁸ 清·康熙御定：《御定全唐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2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51，頁3上。

³⁹ 清·康熙御定：《御定全唐詩》，卷125，頁26下。

⁴⁰ 清·康熙御定：《御定全唐詩》，卷176，頁8上。

⁴¹ 清·康熙御定：《御定全唐詩》，卷203，頁12下。

〈題西施古詩〉云：「今逢浣紗石，不見浣紗人。」⁴²由李白、樓穎等人詩題來看，可證當時溪旁確實也有浣紗石的遺跡。由此可見，唐代文人不僅愛用西施浣紗典故，對於若耶溪畔的這塊浣紗古跡石，感觸亦深，常能藉之發出濃厚的思古幽情，那麼孟浩然泛若耶溪時詠浣紗女，便當有見石而興發暗用西施典故意圖的可能。

（二）葛玄仙翁釣磯

浣紗女既可能因若耶溪畔的人文景物而寫出，與之相對的「白首垂釣翁」是否也有相對應典故？便也耐人尋味。然對此歷來幾無人論及，唯楊士宏《唐音》以為乃指姜太公：「白首垂釣翁，《史》：太公望，年八十，釣於渭濱。」⁴³但渭水與吳越距離相差十萬八千里，孟浩然自是詠泛溪所見，貿然以太公入詩，是相當突兀的寫法，故楊氏之說不可信。孟浩然泛舟若耶溪，既然因見浣紗石而興起西施之典，那麼當可據此線索，考察若耶溪旁是否也有關於釣翁故事的遺跡，以作為孟浩然觸發靈感的來源。陳廷敬《御選唐詩》於「白首垂釣翁」便引有《會稽縣志》一段話為注：「若耶溪旁有葛仙翁釣磯。」⁴⁴陳廷敬並未就此多作申論，但若耶溪旁既有西施浣紗石遺跡，孟浩然據之而改寫成浣紗女入詩，那麼白首垂釣翁或許也有可能是據景物而出以人物詠懷之筆。不過若耶溪旁似不只葛仙翁釣磯而已，尚有一任公釣石。元人章祖程注林景熙〈雲門即事〉「一溪截斷紅塵影，西有任公舊釣磯」云：「會稽若耶溪西有任公釣石。」⁴⁵那麼究竟是用哪一處詠懷，較能符合詩意？則必須略作推敲。

首先，任公釣石乃取材自《莊子·外物篇》之寓言故事，其內容為：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⁴⁶

從故事可知，任公釣魚具有氣吞山河的氣勢，王安石〈雜詠〉之八便提到：「任公蹲海濱，

⁴² 清·康熙御定：《御定全唐詩》，卷 866，頁 15 上。

⁴³ 元·楊士弘：《唐音》，卷 2，頁 47 下。

⁴⁴ 清·陳廷敬：《御選唐詩》，卷 5，頁 12 上。

⁴⁵ 宋·林景熙：《霽山先生白石樵唱》，收入舒大剛主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90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影印明嘉靖刻本），卷 4，頁 1 上。

⁴⁶ 周·莊子著，晉·郭象注：《莊子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卷 9，頁 2 下。

一釣飽千里。」⁴⁷元戴表元〈遊雲門若耶溪詩序〉亦有載：「溪上有任公子釣臺，敞恍無復人境，乃知唐詩人夸詡非虛語！」⁴⁸從其敘述來看，任公子釣臺相當寬敞，配合故事來看，遊歷任公釣石，所帶來的感受應是一種豪邁之情，這與「白首垂釣翁」自然安逸的形象並不符合，也與孟浩然遊歷吳越的心境感受不同，恐非〈耶溪泛舟〉所用典故。

葛仙翁則指葛玄，葛玄乃道教著名人物，他與釣磯的典故亦常為人提及，宋王象之《輿地紀勝》稱其「學道於若耶山，號葛仙公。今會稽有仙公釣磯。」⁴⁹陸游亦曾以此景入詩，其〈宿魚梁驛五 起行有感〉云：「酒醒頓覺狂堪笑，睡起方知夢本空。他日故人能憶我，葛僊磯畔覓漁翁。」⁵⁰前已說過，孟浩然在吳越遊歷時，亦關心尋仙訪道之事，對於相關遺跡往往能夠關注並對之進行詠嘆。因此，孟浩然注意到與道教有深厚淵源的葛先翁釣磯，便可謂有其心理背景。關於若耶溪旁的葛仙翁釣磯，除陸游外，歷來亦多有詠者，如南宋蘇洞〈葛仙釣石〉一詩便云：「天上丹成鶴上飛，溪邊留得釣魚磯。千年二謝風流盡，誰復行吟送落暉。」⁵¹清人李慈銘遊歷此地時亦曾詠嘆此石，其〈化山大溪中有巨石孤立，奇古可喜，傳是葛仙翁釣石〉云：「何年蹲葛仙，投竿釣煙渚。」⁵²化山乃若耶溪源頭之一，化山大溪即若耶溪，溪中巨石即葛玄釣石。不過李慈銘又說：「回輿遊葛仙翁釣石，舊在大溪中，今水涸盡也。」⁵³則清代時，葛仙翁釣磯旁的溪水似已涸盡，然今人陳岩《紹興名勝叢談》則云：

根據歷代方志的記載，若耶溪發源於紹興古城東南四十四里的若耶山。山下有潭，因溪水上承岫巖麻溪，故名「麻潭」，一稱「孤潭」。潭上有石，名「葛仙石」。相傳葛玄曾學道于此山，或說其投竿坐憩于此石，故名。此地「環山千疊，澄淵無底清光翠色，上下相應，殆非人境之所有。」⁵⁴

⁴⁷ 宋·王安石：《王荊公詩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5，頁11下。

⁴⁸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9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10，頁18上。

⁴⁹ 宋·王象之：〈仙釋〉，《輿地紀勝》，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8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影宋鈔本），卷10，頁150。

⁵⁰ 宋·陸游：《劍南詩藁》，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10，頁31上。

⁵¹ 宋·蘇洞：《泠然齋詩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7，頁13上。

⁵² 清·李慈銘：《白華降榭閣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55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16年刻越縵堂集本），卷丁，頁3下。

⁵³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年，丙集傳錄本），頁520。

⁵⁴ 陳岩主編：《紹興名勝叢談》（寧波：寧波出版社，2012年），頁64。

依其所言，今之葛仙石乃在麻潭旁，應無水涸之事。不過《越絕書》載歐冶鑄劍故事亦提到若耶之溪曾經涸而出銅，那麼或許若耶溪有枯水期。無論如何，葛玄釣石應仍是唐人泛若耶溪時可見之景物，《水經注》便云：

孤潭周數畝，甚清深。有孤石臨潭，乘崖俯視，猿狖驚心，寒木被潭，森沈駭觀。上有一櫟樹，謝靈運與從弟惠連常遊之，作連句，題刻樹側。麻潭下注若邪溪，水至清，照衆山倒影，窺之如畫。⁵⁵

宋陳思《兩宋名賢小集》引華鎮《藜齋小集》所輯會稽覽古詩中〈葛仙翁釣臺〉詩序則說：

若耶溪，葛仙翁投迹之地。苔磯孤秀，起于中潭。環山千疊，澄淵無底，清光翠色，上下相照，迥然不類于人境。謝客兒兄弟悅之，日至其上，更酬迭唱夕而忘歸。⁵⁶

綜合二書所言，《水經注》之孤石當即葛仙翁釣石，謝靈運兄弟亦常遊之，也可證從晉到宋，凡遊歷若耶溪畔者，亦多能注意到這塊葛仙翁釣石。

葛仙翁釣石的背景大致如此，那麼孟浩然是否會將其入詩？在此先借李園之言，分析孟浩然詩中的漁父意象。他說：

孟浩然的詩中，很少能見到屈原的形象，反而那位對屈原進行過善意嘲弄的漁父，卻一再地出現。洗幘豈獨古，濯纓良在茲。（〈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重以窺魚樂，因以鼓枻歌。（〈尋梅道士張免人〉）滄浪醉後唱，因此寄同聲。（〈與崔二十一游鏡湖寄包賀〉）鮫人潛不見，漁父自歌逸。（〈登江中孤嶼話白雲先生〉）除了〈陪張丞相〉是以「漁父」事推許張九齡的隨遇而安，其餘幾首都是讚美閒散自得的生活。屈原是荊楚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逸響偉辭，卓絕一世」。孟浩然有著十分強烈的故土情結，但他在詩中很少寫到屈原，他似乎更加欽羨那位高歌一曲，欸乃一聲的漁父。相比較屈原的深沉剛烈，漁父自由的性靈給予了孟浩然更多的觸

⁵⁵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卷 40，頁 13 下-14 上。

⁵⁶ 宋·陳思《兩宋名賢小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73，頁 2 上-2 下。

動。孟浩然的精神本質，是更貼近於出世的漁父而非入世的屈原。⁵⁷

李園歸納孟浩然詩中的漁父形象，認為孟浩然嚮往漁父出世超俗的自由性靈。而此詩的垂釣翁，與漁父形象是相通的，其所代表的精神意涵應相同。如此一來，便可與葛玄故事作出連結。結合人事時地等相關證據來看，孟浩然可能在遊覽葛仙翁釣臺時，遙想葛玄釣魚之事，並嚮往其閒適自得、與世無爭的自由性靈，而寫下白首垂釣翁的人物形象，化解了直接以景物入詩可能造成的突兀，使詩意取得更高一層的和諧感。綦毋潛〈春泛若耶溪〉亦云：「生事且瀾漫，願為持竿叟。」⁵⁸同樣遊歷若耶溪，亦同樣以釣翁入詩，可見當有觸發他們如此構想的共同來源。因此，回歸〈耶溪泛舟〉一詩來看，孟浩然泛溪寫浣紗女與垂釣翁，未必一定就是親見其人，可能乃就遊歷時所見景象興發，再改造成人物形象而入詩。大概孟浩然見浣紗石而觸動思緒，乃用西施浣紗故事而改寫為「新妝浣紗女」；見釣磯，則遙想葛玄垂釣，遂寫下「白首垂釣翁」之句。這種假借景象而暗用典故的手法，在孟浩然其他詩中也有表現，如〈陪李侍御聰禪上人〉云：「石室無人到，繩床見虎眠」，⁵⁹便是用梁晉安王與法聰之典故，據《法苑珠林》載晉安王拜訪法聰的情景為：「堂內所坐繩，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⁶⁰如今孟浩然重遊禪房，人虎早已不在，但他仍出以虛擬之景，設想二虎依舊眠於兩側。故由此來看，將「新妝浣紗女，白首垂釣翁」設定為孟浩然憑弔眼前景物而化生出來的想像人物，符合孟浩然曾表現過的創作手法，當可作為詮釋此詩的一種方向。

四、〈耶溪泛舟〉虛擬人物筆法及其意涵分析

浣紗女及垂釣翁作為由景物而轉變來的人物形象，必須包含著兩種向度，一是其本身所代表的文化意涵，另外則必須反射孟浩然的情懷。尤其孟浩然詩作的特色便是常將自身情感投射映照入詩意中，莊嚴曾用王國維境界說來形容孟浩然，他說：

孟詩之所以異於王詩，歸根結底在於兩者的立意和指歸都不同，用王國維的話來說，

⁵⁷ 李園：《孟浩然及其詩歌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頁55。

⁵⁸ 清·康熙御定：《御定全唐詩》，卷135，頁1下。

⁵⁹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頁223。

⁶⁰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卷99，頁14下。

孟詩是「有我之境」，即「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⁶¹

物既著我之色彩，那麼探討孟浩然所營造的詩境，自然得結合他寫作時的心態。前面已探討過，孟浩然遊歷吳越時，對當地文化的嚮往以及尋仙訪道的熱情是他兩種主要情懷，反映在這首詩上，分別表現為對以西施為代表的吳越文化史跡的感懷以及對以葛玄為代表的道教隱逸生活的嚮往。這種對傳統意念的追尋，使他改以人物形象入詩，刻劃出即景造情，涵古於今的氛圍。

既掌握此詩人物的內在意涵，接下來便必須解讀詩句，以釐清詩意及孟浩然寫作時的情思。首先，需分析〈耶溪泛舟〉最末兩句：「相看似相識，脈脈不得語」。此二句歷來也是爭議之處。從版本來看，「相看似相識」一句便有「看看未相識」或「相看未相識」的異文。⁶²版本上的諸多差異，不易利用考校法校對出正確文字，唯有以理校處理。此詩雖為古體詩，然孟浩然詩作黏對甚工，故今人注本多採用「相看似相識」，理由是「似相識」與下句「不得語」可為一反對，顯示出較高明的寫作技巧。照前文所論，浣紗石影射春秋西施事，仙翁釣磯影射三國葛玄，孟浩然本身為唐人，三者時代雖不同，但西施、葛玄都是孟浩然所熟知之典故人物，又作為其尋幽訪勝中途之所見，自有一種由景物觸發感情的作用，在詩人心中亦會造成一種莫名的熟悉感，故孟浩然出之以「相看似相識」來表達內心對眼前景緻的感應，這是合理的解釋。然而孟浩然作為外來遊客，又駕行於泛舟中，即使溪畔真有浣女、釣翁，孟浩然亦無法與之接觸，更何況若將這兩種人物形象視作對歷史遺跡的借代轉化，更會造成一種不可接觸、無法道語的遺憾。因此即使有相識之感，但現實的隔閡卻會將孟浩然與浣女、釣翁形象的時空距離再度拉開。也就是說，孟浩然與浣女、釣翁乃因緣際會下的相遇，孟浩然作為其中的關鍵連繫人物，卻無法突破時空界限，連結彼此的關係，於是孟浩然才會用「脈脈不得語」來描述他對消失歷史傳統可知而不可即的遺憾之情。

然而現場既有三種人物形象，究竟脈脈相視不得言語者是從那一個人物視角來進行論述的？王志清以為不得語應特別聚焦在詩人與浣女之間，他說：

漁翁在垂釣，村姑在浣紗，各行其事，自得其樂。而詩人與他們「相看似相似，脈脈不得語」，表現出對他們的善意。如果說「相看似相識」指垂釣翁和浣紗女而言的話，「脈脈不得語」則應側重於浣紗女。《古詩十九首·迢迢牽牛星》有「盈盈一

⁶¹ 莊嚴、章鑄著：《中國詩歌美學史》（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年），頁139-140。

⁶² 「看看未」活字本作「相看似」。「看看」，凌本、嘉靖本、叢刊本作「相看」。「未」，劉本作「似」。

水間，脈脈不得語」句，寫牛郎織女的相隔相望。「脈脈」為相視的樣子，詩人與浣紗女相視無語，互相表示出好感和善意，其間的情感動人，這是一幅動人的畫面。⁶³

詩歌分明並詠垂釣翁與浣紗女，虛置垂釣翁而只關注浣紗女，並不是較佳的詮釋方式。且孟浩然若在訪勝途中，與溪畔莫名不相識的女子即藉相望而互相傳達出好感，恐怕亦構不成動人畫面，反而破壞詩歌意趣。王達津則說：

這是寫孟浩然乘舟時，看到岸邊有白髮蒼蒼的漁翁垂釣，也有穿著新妝很年輕的浣紗女郎浣紗。他想和漁父、浣女攀談，但他是陌生人，又是士子裝束，只能對漁父和浣女互相看看，既還沒有相識，所以雖然眼光脈脈含著友好之情，但是卻不能自由自在地談心。這裡藏著一種深層想法，就是說自己很羨慕漁翁、浣女，不得語正是表示自己還沒有達到他們那樣泯棄名利超凡脫俗。⁶⁴

王達津認為此句是表現詩人分別與二人對看的視角，以脈脈表友好之情，但又不能與之談心。如此一來，確實兼顧到三者的關係，但說到孟浩然羨慕漁翁、浣女，卻感嘆未能如其泯棄名利、超凡脫俗，則非詩意所承載者，是無憑據之說。這些視角各有所取，但皆必須加入主觀推測的成分，缺乏客觀證據支持，也造成解釋與詩歌文字產生扞隔。孟浩然尋幽訪勝，自然有對山林生活的嚮往，但用「脈脈不得語」分明帶有遺憾之感，解釋者卻硬要將之釋為好感，實待商榷。正如「得」字便有主動的意思，而不得語正是出於自身的限制而無法與之交談，故上句說似相識，下句接以不得語，便可將內心的矛盾情節表露無遺，亦不至於令人感到突兀。

還是回到關鍵詩句來討論，「脈脈不得語」乃直接引用自《古詩十九首》中之〈迢迢牽牛星〉，原詩對牛郎織女因銀河阻隔相會而興發感嘆，因此造成脈脈不得語的原因，乃是因為水流的阻礙。脈脈一語，歷代作品中引用此語之注解皆作相視貌，《漢書·東方朔傳》云：「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顏師古注便云：「脈脈，視貌也。」⁶⁵而李善注「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亦云：「《爾雅》：『脉，相視。』郭璞：『脉脉，謂相

⁶³ 王志清：〈耶溪泛舟〉，收入孫育華主編：《唐詩鑒賞辭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頁97。

⁶⁴ 王達津：〈耶溪泛舟〉，收入王啟興主編：《王維孟浩然詩歌名篇欣賞》（成都：巴蜀書社，1999年），頁13-14。

⁶⁵ 漢·班固：《漢書》，收入《百衲本廿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影印宋景祐刊本），傳35，頁2下。

視兒。』⁶⁶據這些解釋來看，脈脈確有相視之意。劉長卿〈京口懷洛陽舊居兼寄廣陵二三知己〉亦說：「一水阻佳期，相望空脈脈。」⁶⁷可見正是由於受到《古詩十九首》詞源的影響，使得套用脈脈一詞者，往往是受隔於河水等障礙物而表現無法傾訴言語的哀思，孟浩然當亦如是。李園便曾說孟浩然的詩與《古詩十九首》有著學習與繼承的血脈關係：

《十九首》的語言明白曉暢，簡潔樸實。前人認為其「深衷淺貌，短語長情」（陸時雍）。孟浩然也從來不故作生詞僻句，也少有華麗辭藻，語言質樸自然。他對於《十九首》的語言是有意識地，自覺地學習與繼承的，這一點，在他的詩中多處留有痕跡。比如〈將天台留別臨安李主簿〉中的「故林日已遠」，源自〈行行重行行〉中的「相去日已遠」；〈山中逢道士雲公〉中的「輕舉振六翮」，源自〈明月皎夜光〉中的「高舉振六翮」；〈耶溪泛舟〉中「看看未相識，脈脈不得語」，源自〈迢迢牽牛星〉中的「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而「賦得盈盈樓上女」，從詩題到內容到語句，都與《十九首》有着血脈關聯。⁶⁸

既有血脈關係，則詩人在運用這些具有既定意涵的用語時，便很容易直接化用其意。那麼孟浩然正是因為一水之隔，讓他興發出對溪畔人物可見而不可即，無法訴語的感慨。而此人物若設定為非真實人物，而是歷史遺跡結合自身感觸而成的化身，則便可不須透過額外猜測，直接賦予釣翁及浣女歷史文化意涵。因此，此詩後半可視為詠懷詩，而懷古者最大的慨嘆往往是雖親臨其境憑弔，遙思古人，但卻不能與之對話，徒然籠罩於這種特殊情感之中。

〈耶溪泛舟〉一詩結在「脈脈不得語」，可視作孟浩然遊賞若耶溪，瀏覽景緻所得出之感觸。詩歌前半部藉泛溪之輕快寫情，結在「臨泛何容與」句，表現出孟浩然嚮往這種安閒自得的意境；但後半部詩情調一變，藉化用人物、創造意象以詠懷抒情，「脈脈不得語」則表現出一種與眼前景物隔離的疏離感，從而營造對歷史文化的深刻感懷。歷史遺跡在這首詩中被轉化成為真實人物形象出現，使這些形象能融入情景之中。孟浩然既是藉景生情，此景又帶有歷史文化的內涵色彩，交織構成一幅動人情景。

傳統弔古傷今主題之寫作方式，往往是藉由彼此時空對立關係，凸顯時間變化，營造出人事湮滅的氛圍，再由此進一步推導出作者內心的傷悼感。但孟浩然對此詩的處理筆法

⁶⁶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0年），卷29，頁6下。

⁶⁷ 清·康熙御定：《御定全唐詩》，卷149，頁21下。

⁶⁸ 李園：《孟浩然及其詩歌研究》，頁24。

頗為特別，他將風景文學與歷史文化深度融合，雖然把歷史人物還原到現今的時空中，但又改換面貌，使這些人物能夠很自然地融合進詩境中，讓詩歌所呈現的景象趨近於完美的結合，並無任何不協調。〈耶溪泛舟〉的寫作背景是孟浩然駕舟遊於若耶溪上，孟浩然既選擇欲於此溪泛舟，本於他對吳越歷史文化的嚮往，對舟行途中景點歷史意涵的先行認識，自當會是他的準備功課。因此，此行途中可觀覽的相關景緻很可能已先行介入孟浩然的認知中。不過若只是呆板記錄下舟行所見，未免成為一首平凡之作；又或如實呈現溪畔特殊景物，則未免會讓此詩過於具象化，喪失詩歌朦朧美感，於是高超的詩人必須作出轉化，蕭馳便指出孟浩然將西施化身為落景清暉中的「新妝浣紗女」，並分析文學史上這類以歷史人物化身形象入詩的筆法而云：

與一般懷古母題不同，詩人於此並非僅僅詠歎「山水永恆，人易湮滅」，而是令逝去的人物於「此刻」山光水色中恍然重現，卻如孫綽在天台見王喬控鶴、應真飛錫一樣，剎那之間「忽出有而入無」。詩人正如武陵「漁人」那樣，只能於不經意中「忽逢」、「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⁶⁹

泛舟而遊是一場隨波而行的旅程，對泛舟者而言，眼前景緻並不能隨意遊歷，或佇足觀賞，只能是一種偶遇，一種不經意的邂逅。這種排除刻意安排的成分，類似陶淵明在〈桃花源詩〉中所表達忽逢或迷路的象徵意涵，可以讓詩歌讀來更具驚喜感。高建新便如此解讀：

在夕陽中，白首漁翁垂釣悠然自得，淡雅少女，在溪邊洗衣，更襯托出江南水鄉生活的恬靜。眼前的景象，與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何其相似，與詩人孟浩然的隱逸情懷何其和諧！⁷⁰

孟浩然寫作此詩時，先借詩歌前四句表達對他對此行泛舟的雀躍心情。泛舟而行，通常沒有明確目的地，姿意漂流，隨波而往。由首句「落景餘清暉」來看，這是一趟黃昏啟程的泛舟之旅。可以想見，在晚風吹拂下，孟浩然以閒適優雅的心態，輕搖船槳，任意漂蕩，因此發出「臨泛何容與」這安閒自得的悠然讚嘆。在任其自然之後，伴隨而來的是對溪旁沿岸美景的飽覽，於是眼界將為之大開，此時便很容易觸發對自然的讚嘆，甚至反映到對

⁶⁹ 蕭馳：〈問津「桃源」與棲居「桃源」——盛唐隱逸詩人的空間詩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2期（2013年3月），頁19。

⁷⁰ 高建新：〈孟浩然的山水游歷及其詩作〉，收入王輝斌主編：《孟浩然研究論叢》（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頁274。

生命的省悟。李安綱述張潮《幽夢影》泛舟妙境時便說：

在泛舟之中，不獨體會到了放任自流的美妙，還鑑賞到了大自然的山川奇麗，更從中把握了人生的真諦。⁷¹

由觀賞自然景物進而省思人生意義，正是文學家接觸大塊後常會進行的感性思維活動。〈耶溪泛舟〉前四句是描述泛舟之樂趣，「臨泛何容與」則傳達出此時的心境閒適安和。然隨著舟行啟程，溪旁的景緻物紛然出現，如櫺窗展示物一樣呈現在孟浩然眼前時，那卻是一種可望見但不得觸及的感受，遂使其欣喜之情頓時轉變帶出遺憾之感。心境上的轉化，自然也就使此詩呈現出前後兩種不同的風味。是故後半部詩則呈現出另一種情調，孟浩然將溪畔景物轉變成為既真亦假的人物而入詩，既與傳統作連結，又符合泛行景緻；既寫下自己遊歷山水的閒適，也寫出對歷史文化的感觸，並造就〈耶溪泛舟〉這種融合虛擬與實境的創作技巧。

五、結論

本文考察孟浩然漫游吳越時所寫下之〈耶溪泛舟〉，分析其寫作心境。經過探討，所得結果如下：

第一、本文歸納孟浩然遊歷吳越時之相關詩作，整理出孟浩然在科舉失意之後，懷抱著遣憂排悶之目的，踏上漫游吳越之旅。他在旅遊時表現出關注吳越當地具有特殊背景人文景點的情懷，並能在詩作中藉景抒寫以展現其文化意涵；另外孟浩然亦時刻心繫尋訪道教佛教相關宗教淨地，並帶有時而出世隱遯的情懷。

第二、本文討論重點為孟浩然遊歷吳越著名溪流若耶溪時所寫下之〈耶溪泛舟〉，透過結合上述孟浩然寫作之心境，並考察若耶溪畔相關景點的文化背景，推導出〈耶溪泛舟〉一詩應根據若耶溪畔的著名景點：浣紗石及仙翁釣磯，將景點所代表的歷史人物西施及葛玄，轉化為溪畔垂釣翁及浣紗女。孟浩然當是遊歷其中，見其景而生其情，並經過一番修飾之後將之以溪畔應有之生動人物形象入詩，如此可避免破壞整首詩的整體協調性，但也置換頭面，使後人誤解，單純將之視為一首山水遊歷詩，從而忽略到此詩的詠懷成分。

⁷¹ 李安綱、趙曉鵬：《文學的心靈散步（四）幽夢影》（臺北：遠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2年），頁510。

第三、本文重新分析〈耶溪泛舟〉一詩，認為此詩前後各顯現出不同情調。前四句寫出孟浩然初上泛舟，展現閒適自得之樂；後四句則將泛舟所見景緻轉化人物，帶出感懷自傷之意。

本文所論建構於對孟浩然遊歷吳越時的所表現出來的兩種不同情懷之上，再將詩中人物結合溪畔景緻，推敲孟浩然寫作此詩的詠懷情緒。當然，詩歌是精鍊過後的文學語言，要在短短幾句詩中承載過於豐富之意涵，實也非易事。文字往往只能給出一些線索，特別是孟浩然在〈耶溪泛舟〉詩中所表現這種虛擬實境的寫作手法，表面文字反而成了屏障，若未能層層剝出，讀者只會處於困惑之中而不得其解。為解決此一問題，本文所採取的方法是回歸作者以及他所處的世界之中，並結合地理景點及人文意涵來處理。透過本文的成果，可作為一種如何將地理環境、歷史文化以及文學活動三者交融以進行研究的展示，有助於學界對旅遊文學如何建構在實際活動之中的表現手法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徵引文獻

古籍

- 周·莊周著，晉·郭象注：《莊子注》，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Zhuang, Zhou(Author); Guo, Xiang(Commentary and Note). *Zhuang Tzu Z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1056.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5】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正義：《尚書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大化書局，1989 年）。【Kong, An-guo(Author); Kong, Ying-da(Commentary and Note). *Annotations of Shang Shu*, in *Shi San Jing Zhu Shu Fu Jiao Kan Ji*. Taipei: Da Hua Book Store, 1989】
- 漢·吳平、袁康：《越絕書》，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Wu, Ping; Yuan, Kang. *Yue Jue S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463.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4】
- 漢·班固：《漢書》，收入《百衲本廿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 年，影印宋景祐刊本）。【Ban, Gu. *Han Shu*, in *Bai Na Ben Er Shi Si Shi*.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1996, Ying Yin Song Jing You Kan Ben】
- 漢·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入《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大化書局，1989 年）。【Zhao, Qi(Author); Sun, Shi(Commentary and Note). *Annotations of Meng Zi*, in *Shi San Jing Zhu Shu Fu Jiao Kan Ji*. Taipei: Da Hua Book Store, 1989】
- 漢·趙煜：《吳越春秋》，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6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Zhao, Yu. *Wu Yue Chun Qi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463.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晉·葛洪：《抱朴子內外篇》，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Ge, Hong. *Bao Pu Zi Nei Wai Pian*,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1059.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5】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等注：《增補六臣註文選》（臺北：華正書局，1980 年）。【Xiao, Tong(Editor); Li, Shan(Commentary and Note). *Zeng Bu Liu Chen Zhu Wen Xuan*. Taipei: Hua Zheng Book Store, 1980】
-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7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Li, Dao-yuan. *Shui Jing Z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 Quan Shu*,vol.573.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4】
- 唐·孟浩然撰，游信利箋注：《孟浩然集箋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Meng, Hao-ran (Author); You, Xin-li(Commentary and Note). *Meng Hao Ran Ji Jian Zhu*. Taipei: Taiwan Students Book Store , 1979】
- 唐·孟浩然撰，宋·劉辰翁評，明·李夢陽參：《孟浩然詩集》，（明末吳興凌濛初朱墨套印本，明末）。【Meng, Hao-ran (Author); Liu, Chen-weng and Li, Meng-yian(Commentary and Note). *Meng Hao Ran Shi Ji*. Ming Mo Wu Xing Ling Meng Chu Zhu Mo Tao Yin Ben, Ming Mo】
- 唐·釋道世：《法苑珠林》，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Shi, Dao-shi. *Fa Yuan Zhu Lin*,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1050.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5】
- 宋·王安石：《王荊公詩注》，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Wang, An-shi. *Wang Jing Gong Shi Zhu*,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1106.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85】
- 宋·王象之：《輿地紀勝》，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58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影宋鈔本）。【Wang, Xiang-zhi. *Yu Di Ji Sheng*,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vol.584.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宋·林景熙：《霽山先生白石樵唱》，收入舒大剛主編：《宋集珍本叢刊》第90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影印明嘉靖刻本）。【Lin, Jing-xi. *Ji Shan Xian Shen Bai Shi Qiao Chang*, in Song Ji Zhen Ben Cong Kan,vol.90. Beijing: Xian Zhuang Book Store, 2004】
- 宋·陳思《兩宋名賢小集》，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6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Cheng, Si. *Liang Song Ming Xian Shiao Ji*,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1363.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宋·陸游：《劍南詩藁》，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Lu, You. *Jian Nan Shi Gao*,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1162.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5】
- 宋·樂史撰：《太平寰宇記》，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年）。【Yue, Shi. *Tai Ping Huan Yu Ji*,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470.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4】
- 宋·蘇洵：《冷然齋詩集》，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Su, Dong. *Ling Ran Zhai Shi Ji*,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1179.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5】

- 元·楊士弘編：《唐音》，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Yang, Shi-hong. *Tong Yin*,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1368.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元·戴表元：《剡源文集》，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9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 年）。【Dai, Biao-yuan. *Shan Yuan Wen Ji*,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1194.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5】
- 清·李慈銘：《白華降柎閣詩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55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 16 年刻越縵堂集本。【Li, Ci-ming. *Bai Hua Jiang Fu Ge Shi Ji*,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vol.1559.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 清·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揚州：廣陵書社，2004 年，丙集傳錄本）。【Li, Ci-ming. *Yue Man Tang Ri Ji*. Yangzhou: Guang Ling Press Co., 2004, Bing Ji Chuan Lu Ben】
- 清·康熙御定：《御定全唐詩》，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2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Kang Xi. *Yu Din Quan Tang Shi*,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1423.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清·陳廷敬編：《御選唐詩》，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44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Cheng, Ting-jing. *Yu Xuan Tong Shi*,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1446.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6】
- 清·嵇曾筠、李衛等修：《浙江通志》，據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1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Ji, Zeng-yun ; Li, Wei. *Zhe Jiang Tong Zhi*, in Ji, Yun(Editor). *J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vol.519.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4】

近人論著

- 王志清：〈耶溪泛舟〉，收入孫育華：《唐詩鑒賞辭典》（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 年）。【Wang, Zhi-qing. “Ye Xi Fan Zhou”, in Sun, Yu-hua. *Tang Shi Jian Shang Ci Dian*. Beijing: Yan Shan Publishing Press, 1996】
- 王達津：〈耶溪泛舟〉，收入王啟興：《王維孟浩然詩歌名篇欣賞》（成都：巴蜀書社，1999 年）。【Wang, Da-jin. “Ye Xi Fan Zhou”, in Wang, Qi-xing. *Wang Wei Meng, Hao-ran Shi Ge Xin Shang*. Chengdu: Ba Shu Press Co.,1999】
- 李安綱、趙曉鵬：《文學的心靈散步（四）幽夢影》（臺北：遠觀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12 年）。【Li,

- An-gang ; Zhao, Siao-peng. *Wen Xue De Xin Lin San Bu Si You Meng Ying*. Taipei: Yuan Guan Publishing Comapany, 2012】
- 李園：《孟浩然及其詩歌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7年）。【Li, Yuan. *Meng, Hao-ran Ji Qi Shi Ge Yan Jiu*. Nanjing: Doctoral Thesis of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07】
-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1年）。【Yuan, Xing-pei. *Zhong Guo Wen Xue Shi*. Taipei: Wu Nan Publishing Press, 2011】
- 高建新：〈孟浩然的山水游歷及其詩作〉，收入王輝斌主編：《孟浩然研究論叢》（合肥：黃山書社，2011年），頁271-277。【Gao, Jian-xin. “Meng, Hao-ran De Shan Shui You Li Ji Qi Shi Zuo”，in Wang, Hui-bin(Chef Editor). *Meng, Hao-ran Yan Jiu Lun Cong*. Hefei: Huang Shan Book Co., 2011, pp.271-277】
- 陳新璋：《孟浩然論析》（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Chen, Xin-zhang. *Meng Hao Ran Lun Xi*. Guangzhou: Guangdong People's Publishing Press, 2004】
- 陳岩主編：《紹興名勝叢談》（寧波：寧波出版社，2012年）。【Chen, Yan(Chef Editor). *Shao Xing Ming Sheng Cong Tan* . Ningbo: Ning Bo Publishing Press, 2012】
- 莊嚴、章鑄著：《中國詩歌美學史》（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4年）。【Zhuang, Yan ; Zhang, Zhu. *Zhong Guo Shi Ge Mei Xue Shi*. Changchun: Jili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張國風編：《清華學者論文學：《新生報》副刊《語言與文學》選粹》（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Zhang, Guo-feng(Editor). *Tsing Hua Xue Zhe Lun Wen Xue, Xin Shen Bao Fu Kan Yu Yan Yu Wen Xue Shuan Cui*.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湯華泉：〈孟浩然耶溪泛舟〉，收入周嘯天主編：《唐詩鑒賞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Tang, Hua-quan. “Meng Hao Ran Ye Xi Fan Zhou”，in Zhou, Xiao-tian(Chef Editor). *Tang Shi Jian Shang Ci Dia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2】
- 廖宜方：《唐代的歷史記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年）。【Liao, Yi-fang. *Tang Dai De Li Shi Ji Yi* .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蔡玲婉：《孟浩然及其詩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7年）。【Cai, Ling-wan. *Meng Hao Ran Ji Qi Shi Yan Jiu* . Kaohsiung: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of Kaohsiung University, 1997】
- 劉文剛：《孟浩然年譜》（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Liu, Wen-gang. *Meng Hao Ran Nian Pu* .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Press, 1995】
- 簡錦松：〈唐代時刻制度與張繼〈楓橋夜泊〉現地研究〉，《唐詩現地研究》（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年）。【Chien, Chin-sung. “Tang Dai Shi Ke Zhi Du Yu Zhang, Ji Feng Qiao Ye Bo Xian Di Yan

Jiu”, *Tang Shi Xian Di Yan Jiu*. Kaohsiu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蕭繼宗：《孟浩然詩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Xiao, Ji-zong. *Meng Hao Ran Shi Shuo*. Taipei: Taiwan Commercial Press, 1969】

蕭馳：〈問津「桃源」與棲居「桃源」——盛唐隱逸詩人的空間詩學〉，《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2期（2013年3月），頁1-50。【Xiao, Chi. “Wen Jin Tao Yuan Yu Qi Ju Tao Yuan, Shen Tang Yin Yi Shi Ren De Kong Jian Shi Xu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vol.42, 2013.3, pp.1-50】

Analysis of Meng Haoran how to use cultural landscape to write the poem “*Rafting in Ruo-Ye River*”

Chiang, Lung-hsiang

(Received March 26, 2017; Accepted June 15, 2017)

Abstract

This paper is mainly to explore the subject and how to express the writing methods about figure and landscape in “*Rafting in Ruo-Ye River*” by Meng, Hao-ran. Because “*Rafting in Ruo-Ye River*” was completed when he traveling in district of Wu-Yue, so this paper investigate his poetry on this period, and the works of other people in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uses inductive analysis method, and borrowing cultural geography perspective. According brook scene, this paper speculate the angler and maiden are the actual scene. “*Rafting in Ruo-Ye River*” has two different kind of sentiment. First half express the happiness by rafting, After half express the mouring by cherishing the memory of the past. Through this study, can help researchers how to analyze written by ancient scholars of tourism real attractions.

Keywords: Meng, Hao-ran, Travel Poems, Rafting in Ruo-Ye River, Culture of Wu Yue Region, Ruo-Ye River